

Allan Janik & Stephen Toulmin

# WITTGENSTEIN'S VIENNA

维也纳  
维特根斯坦的

〔美〕阿兰·雅尼克 〔英〕斯蒂芬·图尔敏 著  
殷亚迪 译

漓江出版社

Allan Janik & Stephen Toulmin

WITTGENSTEIN'S  
VIENNA

维特根斯坦的  
维也纳

[美]阿兰·雅尼克 [英]斯蒂芬·图尔敏 著  
殷亚迪 译

漓江出版社

桂林

WITTGENSTEIN'S VIENNA

by Allan Janik and Stephen Toulmin

Copyright © 1973, 1996 by Allan Janik and Stephen Toulmin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Ivan R. Dee, Inc., Chicago, Illino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 / (美) 阿兰·雅尼克, (英) 斯蒂芬·图尔敏著;  
殷亚迪译.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6.11

书名原文 : Wittgenstein's Vienna

ISBN 978-7-5407-7890-3

I . ①维… II . ①雅… ②图… ③殷… III . ①维特根  
斯坦, L. (1889-1951)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7426 号

责任编辑: 叶子

特约编辑: 窦飞翔 张嘉宁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9658-8020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1 号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960 × 1300mm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281 千字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 前言

09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因其两本主要哲学著作而闻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刚刚出版的《逻辑哲学论》，以及直至他 1951 年去世时还在写作的《哲学研究》。

然而，抛开他已出版的著作不谈，维特根斯坦还是一个生长在非凡的社会环境中的非凡之人。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在这样的家庭、家人中间度过：他们在 1895 年到 1914 年间，成了维也纳生活的文化焦点之一，而这一时期恰恰是维也纳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心理学以及哲学最多产、最有原创性也最有创造力的时期之一。任何有机会认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他在所有那些领域都有着直接的兴趣和第一手的了解。所以，我们在本书中力图描绘一幅晚期哈布斯堡的维也纳及其文化生活的画卷；我们认为通过这幅画卷的呈现，维特根斯坦本人在思想上热衷的对象和取得的成就会变得更为明白易懂。

与此同时，我们一开始就得讲明的一点是：本书绝非一部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无论是个人传记还是思想传记。相反，我们这里关注的是一个特定的问题，它将在第一章的结尾明确提出；我们

还关心这个问题的假设性解决方案，此方案要是理据充分、根基牢固，就有助于重建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人之间、德语思想与他所处时代的艺术之间的关联的重要意义。由于后来维特根斯坦与剑桥和康奈尔的英语哲学家之间的联系，这些关联已经模糊不清了。为了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理所当然地——搜集大量的旁证，尤其是有关像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和弗里茨·毛特纳（Fritz Mauthner）这些相对不熟悉的人物的旁证。我们不会为了聚焦于维特根斯坦一人而过分牺牲相关的细节，而是决定呈现我们的整幅画卷，展现其全部的丰富和复杂。维特根斯坦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但不是舞台上唯一的人物。在我们看来，这么做起码具备了讲一个好故事的必要条件！

关于本书的结构以及我们为此书论点所做的声明的性质，还应该再解释几句。首先，第二章并不想叙述哈布斯堡王朝晚景的正式历史。（这么做需要一个像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那样兼具才能和经验的人。）更确切地说，这一章只是一个若干样本事件和新闻的集合。把它们挑选出来是为随后的分析布置场景。它一部分是基于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和斯蒂芬·茨威格这样的见证人的自传性回忆，以及像罗伯特·穆齐尔这样属于那个时代的作家的作品；一部分基于与维也纳及其他地方的众多朋友和熟人所做的对话；一部分基于权威的历史学专家。对于熟悉穆齐尔或休斯克作品的人而言，这一章并无新意。相反，我们在准备这一章的过程中，发现最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找到的不同作家和讲述者的报告和描述——往往连使用的形容词——都十分一致。

讨论卡尔·克劳斯的那章则是另一回事了。迄今为止，对克劳斯的学术研究主要还是文学上（例如佐恩和伊格尔斯〔Zohn and

Iggers] 所做的研究) 或者历史上的(例如弗兰克·菲尔德 [Frank Field] 的研究)。尽管我们的讨论并不与这些研究严重抵触, 也不会取而代之, 但就对克劳斯的著作和观点做出新颖的哲学和伦理解释而言, 它的确超越了它们。克劳斯身为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一名有代表性的伦理发言人, 我们赋予他的核心重要性正是这本书发前人所未发的一处, 这一点必须得到承认。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弗里茨·毛特纳放在一起讨论的做法也有同样的新意。尽管在《逻辑哲学论》中, 维特根斯坦就一个核心要点明确地把他自己的哲学方法与毛特纳的做了对比, 但我们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 《逻辑哲学论》本身确实旨在回应毛特纳早先的“语言批判”; 所以在这方面, 对于毛特纳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观点显然是推断性的。

简单说一下我们两人的分工: 第二、三、四、五章的撰写主要由阿兰·雅尼克承担, 第一、七、八、九章的撰写由斯蒂芬·图尔敏承担, 二人共同完成第六章。然而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完成全书并最终定稿的。考虑到书中表达的核心观点并非正统, 而且我们两人各自的背景和研究方向具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我们在所有的重要之处都能如此迅速、如此轻易地达成一致, 就已经是个惊喜, 又是件乐事了。特别的是, 斯蒂芬·图尔敏见过维特根斯坦本人, 并先于 1941 年, 后于 1946—1947 年在剑桥拜他门下学习, 主要从物理学、科学哲学和哲学心理学的立场出发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著作。阿兰·雅尼克开始研究维特根斯坦则晚得多, 他之前在伦理学、哲学概论和思想史方面做了准备, 他在维拉诺瓦大学的硕士论文是论叔本华与维特根斯坦的相似之处, 在布兰迪斯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大部分内容都已并入当前这部书中。尽管有这些差异, 但对于维特根斯坦的

工作及其意义，我们毫不费力地就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与“公认的解释”——以马克斯·布莱克和伊丽莎白·安斯蔻柏的评注为代表——明显分道扬镳了。后者几乎仅仅建立在维特根斯坦与逻辑学家戈特勒布·弗雷格、伯特兰·罗素的联系的基础上。在这方面，我们从与 G. H. 冯·赖特教授的交谈中获得了一些鼓舞，教授对那个时期的德语物理学、哲学和文学非常熟悉，并使他们意识到不能只把维特根斯坦看成是一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把他当成一个维也纳人、一名学过理论物理学和工程学的学生，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许多在美国、奥地利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和同事都曾经对我们的工作提供帮助。维拉诺瓦大学的迈克尔·斯拉特里 (Michael Slattery) 首先把这个题目引介给阿兰·雅尼克，而且一直是宝贵的旁观者和批评者；布兰迪斯大学的哈利·佐恩 (Harry Zohn) 对哈布斯堡王朝晚期有着广泛的了解，他极为慷慨地给我们提出建议，为我们提供帮助。这本书的某些准备性工作已经包含在斯蒂芬·图尔敏的两篇文章中：为《邂逅》(Encounter) 撰写的一篇文章，以及在 1969 年 1 月举行的波士顿科学哲学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在维也纳，阿兰·雅尼克与许多人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其中，马赛尔·福斯特 (Marcel Faust)、劳尔·克诺克尔 (Raoul Kneucker)、鲁道夫·考德尔 (Rudolf Koder) 和保罗·石里克 (Paul Schick) 博士及其夫人特别费心提供帮助。在因斯布鲁克，布伦纳档案馆的瓦尔特·梅特拉格 (Walter Methlagl) 也是如此。此外，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和维也纳大学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人员在成书的每个阶段都给予了莫大的帮助。

最重要的是，我们很高兴能向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家族成

员致以衷心的谢意。他们向我们和盘托出了有关维特根斯坦其人、他生长大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等种种情况，信息如此丰富，画面如此生动。特别要感谢他的侄子托马斯·施通伯洛，没有他热心而慷慨的合作，我们的全部工作就会变得困难得多。在世纪之交，布鲁诺·瓦尔特在维特根斯坦一家人身上发现的“到处弥漫着人道和文化的气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稍减。

阿兰·雅尼克

斯蒂芬·图尔敏

# 目 录

前 言	I
第一章 导论：问题与方法	001
第二章 哈布斯堡的维也纳：充满矛盾的城市	024
充满歧义的维也纳生活 //	
哈布斯堡王室世袭领地：弗朗西斯一世 //	
切里事件 //	
弗朗西斯·约瑟夫 //	
维也纳资产阶级的特征 //	
家与家庭生活—新闻出版的作用—妇女的地位—自由主义的失败	
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住房问题 //	
维克托·阿德勒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	
卡尔·吕格勒与基督教社会党 //	
格奥尔格·冯·薛内谔与日耳曼民族主义政党 //	
特奥多尔·赫茨尔与犹太复国主义 //	
雷德尔事件 //	
阿图尔·施尼茨勒对维也纳社会的不满的文学诊断 //	
维也纳社会中的自杀 //	

### 第三章 语言与社会：卡尔·克劳斯与维也纳的最后岁月 067

童年与家庭 //  
《火炬》与论辩 //  
卖淫、性欲与女性 //  
奥托·魏宁格的《性与性格》 //  
卡尔·达拉戈论魏宁格 //  
想象高于理性 //  
精神分析 //  
新闻出版 //  
青年维也纳与唯美主义 //  
彼得·阿尔顿伯格 //  
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与马克斯·莱茵哈特 //  
雅克斯·奥芬巴赫与轻歌剧 //  
约翰·内普穆克·内斯特罗伊与诗歌剧场 //  
语言、事实与价值 //

### 第四章 文化与批判：社会批评与艺术表达的界限 098

阿道夫·路斯及其与装饰所做的斗争 //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与分离派—奥托·瓦格纳—装饰与“良好品味”一身  
为建筑师的路斯—奥斯卡·科柯施卡  
阿诺德·勋伯格的和声理论与作曲的逻辑 //  
爱德华·汉斯利克与瓦格纳的“未来音乐”—勋伯格与汉斯利克的对比—  
十二音体系下的音乐逻辑与作曲—约瑟夫·马蒂亚斯·豪尔—古斯塔夫·马  
勒—“风格与创意”  
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与可说之物 //  
洛瑞斯，十六岁天才—唯美主义与马赫的现象论—《钱多斯勋爵的信》—总  
体艺术

哲理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 //

## 第五章 语言、伦理与表象

135

弗里茨·毛特纳的语言批判 //

叔本华与毛特纳—民族心理学—意义的社会基础—科学与逻辑—语言的自杀  
和神圣的静默

表象：*Vorstellungen vs. Darstellungen* //

表象作为 *Vorstellungen* //

恩斯特·马赫—理查德·阿芬那留斯和经验批判主义—马赫的《力学及其发  
展的批判历史概论》—马赫 vs. 普朗克

表象作为 *Darstellungen* //

海因里希·赫兹与数学模型—路德维希·玻尔兹曼论“相空间”和“全体可  
能状态”—伊曼纽尔·康德与理性的限制—康德的批评者阿图尔·叔本华—  
索伦·克尔凯郭尔与间接沟通—列夫·托尔斯泰与生命的意义：艺术与道德

## 第六章 重访《逻辑哲学论》：一项伦理之举

193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及其在维也纳文化生活中的地位 //

特奥多尔·海克尔的《索伦·克尔凯郭尔和内在性哲学》 //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模型论与罗素的《数学原理》 //

《逻辑哲学论》的出版 //

维特根斯坦与费克尔的通信以及《逻辑哲学论》的意义 //

作为论辩的哲学 //

科学 //

## 第七章 维特根斯坦其人和他的后期思想

236

托尔斯泰式的生活 //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态度 //

罗素、摩尔与哲学革命 //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 //	
间接沟通与教学法 //	
爱德华·史普兰格的生活形式 //	
语言即行为 //	
《逻辑哲学论》与《哲学研究》的连续性 //	
<b>第八章 专业化与文化：现代运动的自杀</b>	<b>280</b>
1918年的奥地利与欧洲 //	
维特根斯坦的格言警句 //	
维也纳小组与社会的重建 //	
文化的割据 //	
保罗·亨德米特的实用音乐——包豪斯的笛卡儿式形式主义 //	
维特根斯坦与“专业哲学” //	
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的未来 //	
<b>第九章 后记：异化的语言</b>	<b>308</b>
卡卡尼亚即当今社会 //	
现代超级大国中的个人与社会 //	
废除历史及其后果 //	
宪政的外表与政治现实 //	
沟通与冒牌语言游戏 //	
革命之重 //	
<b>注释</b>	<b>323</b>
<b>参考文献</b>	<b>355</b>
<b>索引</b>	<b>371</b>

# 第一章

## 导论：问题与方法

本书的主题包含四部分内容——一本书和它的意义，一个人和他的思想，一种文化和它所热衷的事物，一个社会和它的问题。这个社会就是卡卡尼亚 (Kakania)<sup>1</sup>——换句话说，就是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最后二十五到三十年的维也纳。在其纪实性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的第一卷中，罗伯特·穆齐尔以洞察力十足的反讽捕捉住了这个社会。我们所谈论的文化则是尚在襁褓中的 20 世纪文化，换句话说，这种文化乍一看很像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诺德·勋伯格、阿道夫·路斯 (Adolf Loos)、奥斯卡·科柯施卡 (Oskar Kokoschka) 以及恩斯特·马赫 (Ernst Mach)，他们都是 20 世纪最初十年的早期“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我们谈论的那个人则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身为维也纳头号钢铁巨头和艺术赞助人的小儿子，他对优渥的生活和家族财富弃置不顾，反而

13

1 这个名字是罗伯特·穆齐尔起的。他在不同层面上融会了两层意思在其中。表面上，它是一种铸币，缩写为 K. K. 或 K. u. K.，代表“帝国—皇室”或“帝国及皇室”。这样，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切重大机构一下子就清楚了。（这点可参看下引穆齐尔文，第二章，36页。）但只要熟悉德文儿语的，就知道它的第二层意思是“便便尼亚(Excrementia)”或“粑粑兰(Shitland)”。——作者原注

激赏托尔斯泰素朴严苛的苦行生活。而那本书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sup>[1]</sup>，一本讨论语言哲学的、高度浓缩的格言体著作。这本书声称要“在所有要点上”提供“哲学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sup>[2]</sup>，而且出版伊始就被视作那个时代的主要作品之一。<sup>[3]</sup>甚至直到今天它还是出版过的最不好懂的书之一——一部谜样的书，一本真人真事隐匿其间的小说<sup>1</sup> (*roman à clef*)，一本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种解释的著作。

14

以学术标准来看，我们的下述宗旨很激进：这四个主题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当成一面镜子，用来反映和研究另外三个。哈布斯堡王朝衰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弱点深深地烙刻在其国民的生活和经历中。这些弱点在所有的文化和思想领域——哪怕是最抽象的领域——也形塑着艺术家与作家们都痴迷热衷的事物；反过来，卡卡尼亚的社会环境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也都共同具有某些个性特征，它们既说明也能使人了解创造这些文化产品的社会、政治及伦理背景。我们认为，这些特征最简洁地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之中。

有人立刻就会意识到，提出这样一个论题将会引发怎样的反对意见。这只要看看论题的形式，还有思想方法和证明——它们必定要引发一桩公案来为其辩护——带来的严重问题就够了。<sup>[4]</sup>所以，我们在此要毫不犹豫地指出，为什么我们选定的每个题目给正统的学术分析提出了特殊的难题和悖论，它们为什么需要一种特殊的、尤其是跨学科的前提假设。

我们针对这些卡卡尼亚悖论试图提供的解决方案不会有丝毫的

<sup>1</sup> 本书文中楷体字，原书文中为斜体。——编者注

故作神秘或夸张不实之处。我们不会制造出某种时代精神( *Zeitgeist* )或类似的历史催眠力量 ( *virtus dormitiva* ), 并把它们当作在分析说明时说不清道不明的关键概念。我们将仅仅关注大量已被证实的事实 (“汇编与这些事实有关的提示物”), 它们与哈布斯堡治下的维也纳在其最后年月里的社会和文化处境有关。对于论证中的“缺失的前提”, 我们还要增补一些数量极为有限的补充假设。其中有一些很容易立即得到间接证实。

剩下的我们要集中探讨的问题以下述方式出现。设想我们带着对学术事业公认的现状——细分为各自分立的“研究领域”, 每个领域都自有一套“既定的”方法和问题——百分之百的尊重, 走进奥匈帝国最后的岁月——按卡尔·克劳斯充满讽刺意味的说法: 人类的最后时光 ( *Die Letzten Tage der Menschheit* )。<sup>[5]</sup>那么结果只能是还未就这四个主题开始一一详细讨论, 我们就已经把可提出的问题和可做出的考量抽象处理并分离出来了。

照上述假设, 哈布斯堡政体的政治史和宪政史完全是一个自主的讨论对象。一份该政体在 1890 年到 1919 年间的祸福录按说应该围绕下述内容展开: 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和大公弗朗西斯·费迪南德的行动和动机, 埃伦塔尔 (Aehrenthal) 和伊斯伏尔斯基 (Izvolski) 的交谈, 各色党派和民族的态度, 1909 年萨格勒布叛国罪审讯的腐蚀作用和与之相关的弗里德容事件 ( Friedjung Affair ), 以及明日之星托马斯·马萨里克<sup>1</sup>。这些与勋伯格音乐作品的十二音体系是如何

---

1 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 (Tomáš Garrigue Masaryk, 1850—1937): 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国家的缔造者, 开国三元勋之一, 首任总统 (1918—1935 任职)。——译者注 (以下脚注若非特殊说明, 均为译者注, 不再一一标示)

产生的则风马牛不相及。就后者而言，音乐史家照理要专注于早前的全音阶系统生命力明显耗尽所带来的专业问题——该系统曾与瓦格纳、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创作相始终，并为勋伯格在其早期作品中所采用。（他们一下子想不到勋伯格跟克劳斯这类记者的关系对理解勋伯格的音乐理论有什么重要之处。）还有下列类似的情形：针对正统的学院派艺术的固定活动，分离派（Secession）画家的脱离运动；肇始于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法理学的“法律实证主义”；里尔克与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学抱负和命运；玻尔兹曼（Boltzmann）的统计热力学分析法；建筑学的包豪斯学派先驱阿道夫·路斯和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所起到的作用；维也纳小组<sup>1</sup>的哲学纲领。在这里，正统的做法都是先把所讨论的新生事物当成一个个在多多少少自足的学科史——如绘画或法律理论的历史、建筑设计或认识论的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只有在所有内部因素都已被明显穷尽之后，下述意见才会被勉强考虑进来：各领域之间的交互影响也许与它们各自的内部演变同样重要。

在评价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为哲学争论直接做出的智识贡献时，把这样一个人的生平与性格——他因私人癖好和怪异的性情而声名不佳，甚至成了传奇——都丢到一边去，乍一看似乎绝对必要。<sup>[6]</sup>与此同时，在从逻辑史学家或语言哲学家的观点看待《逻辑哲学论》的时候，似乎除了以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伯特兰·罗

---

<sup>1</sup> 维也纳小组（Wiener Kreis）：20世纪20年代由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组成的一个团体。它定期在维也纳聚会，探讨科学的语言和科学方法论。和这个学会相联系的哲学运动名为逻辑实证主义。注重科学理论的形式，提出证实原理和意义标准，赞成统一的科学学说是各成员的共同特点。

素为起点之外，我们几乎别无他法。对他们二位，维特根斯坦毫不隐藏自己的钦佩之情。而弗雷格和罗素也一定会问维特根斯坦，他自己在形式和概念上的创新在多大程度上使他克服了他俩未能解除的逻辑和哲学障碍。

有人会说，按照正统的学术研究模式，上述那些情形中这样的假设自然会被采纳，即维也纳的环境确实能帮助我们做出全面的理解。与此相对地，我们现在要做的解释在方法论上将建立在相反的假设上，即 20 世纪最初几年维也纳社会文化环境独一无二的特征要求我们这一次质疑正统的学科划分——比如宪政史、音乐作品、物理学理论、政治新闻出版业以及哲学逻辑学彼此间的分权而立——所确立的初始抽象概念。因为，只要我们把那些抽象概念的有效性视为绝对，那么某些既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及其首部哲学代表作有关、也与维也纳现代主义及其哈布斯堡背景有关的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就不仅未得到解释，而且难以被理解。另一方面，同是这些特征，要能完全看得懂它们，使它们不再自相矛盾，我们需要研究四个方面的相互作用：(1) 社会和政治发展，(2) 那个时代艺术和科学的不同领域的总体目标和共同热衷的事物，(3) 维特根斯坦对道德和价值问题的个人态度，以及(4) 哲学问题——以 20 世纪最初十年的维也纳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方式，也是维特根斯坦自己在着手进行探索（其最终成果就是《逻辑哲学论》）的时候可能会构想这些问题的方式。

例如，以 19 世纪晚期的标准，奥匈帝国或称双元帝国 (Dual Monarchy)，或哈布斯堡王朝——这里只用了其诸多称谓中的三个而已——是公认的“超级大国”之一，拥有广袤的领土、稳固的权力结构，以及貌似稳定的长期宪政记录。1918 年，这件数世纪之